



懷疑信仰就去流浪
大千世界重新認識上主！

征途日本

大專生成長之旅分享文集



日本征途

——大專生成長之旅分享

李素嫻宣教師 灣仔堂

藉著GPower與區會的合作，我與四位同工、區會各堂的十一位大專生，以及中華傳道會紅磡基督教會的四位18至20歲的實習同工，加上一位老師，共二十一人，於日本東北及北海道展開了為期九天的征途。在營前會上，我們進行了海外防治性騷擾的講座以及背包客的行裝簡介會。大家在接受有限資訊的情況下，在未知行程的期待踏上征途。

行程分為個人流浪與群體生活兩部分：

個人流浪部分迫使學生們獨立決定，放下繁忙的生活，體驗有限選擇中如何找到休息與意義。各人的行程被大會少量設計、學生自決與上主的計劃編織在一起，體察他者的生命之先，每人在獨處、疑惑、解難、情緒變化、不同際遇中，漸漸預備好。受限這一點也與宣教士進入他者的生活相似，他們有限資源下活現福音，獲得的資源、獻金總是來自教會或親友，善用資源就是負責任，有時還需考慮與福音對象在相似水平中生活，共享資源。

我也面臨相同的限制。一張昂貴的JR Pass讓我覺得必須好好利用。我想起無論在日本還是香港都有許多「鐵膠」——鐵道遊愛好者，於是我決定體驗一下！我選擇了坐一小時的蒸氣火車，整天在13小時內要搭乘6班列車和兩程巴士。起初我十分緊張，不想錯過任何一班車。後來覺得人生有目標確實珍貴，而在旅途中，釋放緊張感則需要取捨。學會取捨與設定小目標，完成後也會帶來滿足感。相比學生，我少了一天的流浪，提前抵達札幌，與宣教士相聚，並在租車處取車，為即將到來的北海道旅程做準備。回想兩年前，曾經在主日早上六點出門練車，準備考取駕駛執照。在獲取國際車牌後努力練車，我於四月在日本駕駛一周，6月來到北海道駕車並擔任副駕，這是技能解鎖後而可以參與的事奉，讓我感受到興奮與滿足。

再談最後五天的群體生活，期間我們與宣教士和日本教會相遇。每天與二十幾人一起生活，服事工作以外，簡樸生活中也有奢華感的時刻。每天睡地板上，每天事奉後去大眾溫泉澡堂，港幣30元的溫泉、洗澡、吹頭，與大夥兒談心，成為勞碌後的頂級享受。這是傳道書的智慧，工作後享受，在善待自己中踐行身、心、社、靈、財務全人健康之法。

透過OMF宣教士Edwin的分享，再思上主的揀選，確認自己這受造的生命無論是否如自己心中所想有成就、成功，上主的揀選是支持宣教士在現實與沮喪中持續前行的關鍵，受命常有不順利：學習日語未竟、福音未言傳、與教會進退的步伐未一致、病重的自己或家人令到宣教士要回鄉等等，改變軌跡，改變行道方式，繼續順應主命、踐行心願，在任何日常中也是榮耀主的生命。



（攝於湧別町湧別恩典教會。）

在湧別恩典教會，金牧師分享了他為尋找一隻羊而被神差遣到偏遠小鎮，放棄了在札幌十幾年的崗位。在洞爺湖町的蛇田福音教會，我看到一張高齡會友名單，其中有六十至八十多歲的移居會友和住在老人院的91歲會友，他們無法再返教會。馬場弟兄在失去妻子後，13年來堅持每天維持教會整潔，每周安排「一人崇拜」，並之後將講章寄給會友。他的家還成了二十多隻流浪貓的居所。在我們探訪時，他以火山專家的身份講述當地歷史。82歲的他充滿活力，堅持事奉，深深感動了我們。

每一次的相遇都改變了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思考如何繼續做一個基督徒，如何堅持該做的事情，以及如何活到生命的盡頭。感謝主在我過去的

宣教生活中找到群己兼顧的牧養形態，讓我在征途中看見主對每一個人的揀選，有一道光從我們暗黑困纏的生命中透現。感謝上主讓我把握時機，繼續技能解鎖，讓各樣技能都有所用，服事人，參與神的工作。



（攝於洞爺湖町蛇田福音基督教會。）

踏上日出之國

——征途日本2025後記

陳漢成 區會

我是一個香港人，香港人的精神便是熱愛工作，不論是在學校、職場、教會，我們總是在繁忙地做着不同的事情。然而，在出發征途之前，我何曾想像過，這次旅途將會徹底改變我的生命。當我從飛機上俯視朝鮮半島那好像紙張摺疊起來的連綿的小白山脈以及北海道的阡陌農田，那種滿腔熱血的感覺，絕不能夠從書本裡獲得的。儘管我不是與大家一起從東京出發，但自己也算是體驗了一次小流浪，當我放下手機，便會看見很多從未發現過的風景。



（攝於北見市佐呂間湖龍宮街道，身後是鄂霍次克海。）

我們在新札幌站集合後，便北上前往北海道北部的湧別町，探訪湧別恩典教會。金牧師本來是在札幌市的彩虹教會裡牧會，後來只是為了一位離開信仰的弟兄，把彩虹教會交托給另一位日本牧師後，便來到湧別町建立湧別恩典教會。阿淪（OMF宣教士）問我們：「這豈不是撒下九十九隻羊，只為了尋找一隻羊的故事嗎？」我反思：在講求功利主義的香港，這絕對是沒有效益的，但主耶穌不也是這樣做嗎？



（攝於湧別町湧別恩典教會。）

離開湧別恩典教會後，我們前往札幌市，探訪OMF北海道事務所。阿淪介紹那幅掛在會議室的牆上的畫，畫中有飛散的蒲公英，畫的下方寫上《約翰福音》的經文：「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他解釋：蒲公英是外來品種，卻飛散在大地之上，怎樣也弄不走，難免令人感到困擾，這好比來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對日本人來說，他們代表外來的宗教，為人所抗拒，但聖靈是風，祂能夠讓福音吹進這片旭日大地的人心。阿淪的其中一句說話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們是僕人，哪會有僕人要求主人差遣他到某地方的道理呢？」



（攝於札幌市OMF北海道事務所。）

離開OMF北海道事務所後，我們南下前往洞爺湖町，探訪「一人教會」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在作為教會牧師的妻子離世後，這十三年來馬場先生一直都沒有停止教會的聖日禮拜，那怕到最後只剩下他一人。有些日本牧師並不認同馬場先生的做法，認為馬場先生是自我滿足，但阿淪問我們：「對，可能是自我滿足，但那又如何呢？今天我們在這裡，豈不是被馬場先生的經歷所感動嗎？」「我們的人生很可能也有創傷，即使我們在創傷裡無力自救，但上主仍然能夠使用我們的創傷去成為其他人的祝福，讓絕望重生成為盼望，因為改變人心的工作從來不是在乎人，只在乎上主。當我們面對不可變的外在環境，有時會充斥無力感，但工作的是上主，我們只要做好自己便可以了，但總要記着我們最終仍要向上主交帳。」



（攝於洞爺湖町蛇田福音基督教會。）

在北海道的流浪生活裡，除了認識日本教會以外，我也逐漸認識身邊的旅伴，能夠彼此聆聽與分享，大概是這次旅程最難能可貴的寶物。其中一位團友光仔這樣說：「相機拍出來的景象與親眼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不同的風景。」我覺得所言甚是，我們平常只顧着拍攝相片，卻忘記了用我們的眼睛好好去感受那一剎那閃過即逝的人與風景，人生豈亦非如此嗎？

征途日本以後，我對人生多了一點新看法：人生如征途，毋庸掛慮，毋謂拖延，用心觀察與感受周圍的世界，不斷在跌跌撞撞裡學習成長，被上主「徵徒」，讓上主帶領我們探索那充滿未知的冒險之旅！

何為幸福？

鄭以淳 灣仔堂

我想，有無數人受這個問題困擾一生。即使虔誠的基督徒，也難免要面對質疑、失意、無力的時候，感覺自己的人生充滿不幸和痛苦，徒勞無功。無一例外，我也因這個問題而日夜煩惱，不得安寢。上年，我經歷了不少人生的低谷，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我參加了上年征途以及閱讀不少書籍，讓我在這個問題找到了一個方向。然後，在今次征途當中，孤身一人流浪與兩間教會的主人使我確信這個方向——幸福在於「不幸」與「患難」的生活之中。

四日三夜的流浪，在有限的金錢、時間當中，合理安排行程，到處遊歷。我第一晚在一間溫泉旅館住宿，愜意的和式房間，以及舒適的私人溫泉。在炎炎夏日之下，深山仍有陣陣涼風，浸溫泉也能充分享受。當晚我在被窩中尋思，策劃明天的行程：只有這一晚可以舒服渡過，其他日子我要折騰自己一番。因此，第二日我在凌晨三點左右動身，在深山中遊蕩。山中有種秋天的感覺，太陽仍未將大地曬熱，林中的小動物還在熟睡。這種無人之境的感覺，若不是在凌晨時分刻意起身便無法體驗。我犧牲了舒適的居住環境，加以汗流浹背的代價，換來的是幽靜自在的山林，以及一份自我滿足。



（攝於洞爺湖町室蘭本線洞爺駅與有珠駅之間的鐵道。）

另一日，我早早乘搭觀光列車前往十二湖。看著網上的照片，陽光下的青池映照著幽邃的深藍，大自然以它的方式綻放光彩。可是，那天灰雲密佈，上車後更是下起滂沱大雨，青池的美景看來要泡湯了。我到了十二湖的山上，帶著「來都來了」的想法，依舊走向青池以及周圍的池邊。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沿路近乎無人路過，大家都因大雨而節節敗退；我則擔著一把小傘，以雨聲作伴，在路上哼唱著喜歡的歌曲。當日的青池確實不如陽光普照的震撼，但藉著這場煞風景的大雨，令我能看到雨中的湖泊。一大片霧霾覆蓋著湖面，獨自漫步於雨林之下，何嘗不是一幅美景呢。

流浪在此告一段落，我們在札幌集合，自駕前往第一間教會，亦是上年征途幫忙拓荒的教會——湧別恩典教會。有著上年的服侍，能再次回到湧別恩典教會繼續服侍使我十分期待。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牧師的分享。牧師一家人從韓國移居日本，服侍於札幌的教會，教會裡面有一位弟兄他很看好，有成為牧師的資質。可是，因為家業問題，弟兄需回到自己的家鄉，卻依然堅持信仰生活，千里迢迢從湧別到札幌，即使只能趕上最後的祝福環節。直到三年半後，弟兄表示他堅持不下去了。此事令金牧師大受打擊，同時感受到鄉郊地區缺乏教會的事實。於是，金牧師決定在湧別建立教會，就是今天的湧別恩典教會。他在服侍上帝當中痛失了一位有志的弟兄，卻能以此為動力，在湧別建立了時隔近百年的新教會。與牧師相處僅短短兩日，每天卻能看到他以笑面迎人，教會面臨著種種困難他亦以積極態度面對。在我眼中，金牧師因服侍得到滿足感，沒有因過去的挫敗或犧牲而喪失意志。

接下來，前往第二間的教會，是位於洞爺的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淪宣教士向我們介紹這間教會：現時教會只剩餘一名弟兄叫馬場。十三年前，馬場弟兄的太太亦即牧師去世，至此之後，教會只有他一人進行崇拜。那一晚實在令我難忘，氣氛十分沉重，大家都因他的經歷而感到悲傷難過，陷入了沉思。教會內一塵不染，甚至比我的睡房還要乾淨。壁報板掛有近期活動海報，每期的週刊上，無論是代禱事項抑或只有一名大人的出席人數都有打印出來。一切看似井井有條，卻滲透著一種無形的寂寞。究竟是什麼樣的信仰意志驅動著他，孑然一身舉行了十三年的崇拜？試想像每個週日，站在講壇上向下觀望，是空無一人的禮拜堂；數十張舒適的椅子，卻沒有聽眾一同聆聽上帝的話語。我們短短一晚便被這份孤獨壓垮，而馬場弟兄一人堅持了十三年未曾放棄。



（攝於洞爺湖町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前排右三為馬場俊治先生。）

這個世界之中，並且透過信仰得到救贖，感覺即使有著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只是漫長人生的一角，無需為它們憂心。」這番話看似老土汎濫，在馬場弟兄口中卻帶有幾分說服力以及感動……

後來，馬場弟兄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維持教會的原因是希望能目送教會所有肢體回歸主的懷抱，然後便會結束這間教會。雖然孤身一人卻有上帝陪伴著他，能與耶穌傾訴孤單對他來說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亦提及，肢體就如家中的流浪貓一樣，既來之則安之，然而要離去的也只能看著他們走，仿佛人生滄海桑田已被看透。明明心愛的太太逝去令人哀傷痛絕，他卻能堅持在她一手創辦的教會繼續一人崇拜；明明要跟不少肢體離別，他卻能以平靜的心情為他們一一送葬；明明迎接他的是無解的孤獨，他卻能透過與基督傾訴來安慰自己。某次與他的對話當中，他提及自己曾被小孩提問：「你做著火山導遊的工作會開心嗎？」他答道：「其實，人活著就是最開心的一件事。我們能誕生於

我很喜歡夜空——靜謐而無垠，伸手不見五指，如柳宗元所說，彷彿此身溶入自然當中，無法自拔。征途每晚大家都圍爐取暖、舉杯共飲、有說有笑。雖然能盡情狂歡，卻感覺無法讓思緒沉澱。在蛇田教會，我嘗試自己一個人在晚上出走，在田地的馬路上獨自走著。漆黑無比，路上只有幾柱電燈，猶如恐怖遊戲的氛圍嚇退了我。原來即使我想在夜空下沉思，也會因黑暗而害怕。就在我想放棄出去觀望夜空的時候，一位摯友邀請我一起出去，他想將心中的感觸訴諸於他人，而且他也被漆黑的馬路打退。很是感激，彼此有人陪伴的情況底下，我們鼓起勇氣，成功走出田地，到了附近的海灘邊，坐在牆上。抬頭一望，是我期望已久的夜空：不可勝數的繁星、隱隱若現的銀河、轉瞬即逝的流星。夜闌人靜，突顯出海浪的拍岸聲，舒爽的海風吹拂著我們，涼快得不像夏天的酷熱。如此佳景，伴有摯友一同促膝談心，那一刻便是最好。那時，我的思緒回到大家身上：安然熟睡的佔大部分，兩位摯友為雙方的前途抱負而不知所措、一位摯友為了翻譯講義而埋首苦幹、我們兩個則因那幾天的聽聞經歷而心情低落。我們在同一片黑夜底下，為著不同事情煩惱。在那一刻，我確確實實地感受到活著的感動。大家因活著而痛苦，卻會為了片刻的感動堅持下去。就算是漆黑一片的黑夜，同伴們依然在一同苦惱，一同活著，孤獨的心情亦隨之散去。

所以，何為幸福？

這邊引用摯友的看法，他提出患難及不幸等等並不一定是負面的事，只是作為人類的我們認定它們是不好的。無可置疑，遭遇患難及不幸不會使你開心，但我們擁有如何面對它們的權利：視之為壞，則受其束縛，以悲觀視角看待人生，甚至認定人生毫無意義；視若無睹，則如井底之蛙，封閉自己視野，寧要窄小的天空，也不要辛苦爬出井口去追求，便會逐漸厭倦起自己的生活；唯有接納，才能將它們納為己用，化苦痛為動力、化悲傷為動力、化怨恨為動力。它們雖使人難堪痛苦，我們卻能告訴自己那是有意義的。正如無數次地把大石推上山，大石亦無數次地滾回原點。實然，無止境地推大石並無意義，而薛西弗斯依然是幸福的，便是取決於心態。幸福由心而發，我們從出生那一刻便是不幸的，我們從出生那一刻便是幸福的。任憑世事散發荒謬不公，只需謹記一句話：

「人啊！幸福地活下去吧！」（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當我以為第三次踏上征途再不會有波瀾

何思迪 灣仔堂

如果上次踏上征途以為尋索到自己作為基督徒的方向，需靠上帝一步步帶領跨過，征途3.0提醒我的是信仰中的堅持。當我走在去年走過的流浪路途中，經驗告訴我不用太擔心行程和時間，結果卻換來旅途中的迷失和挫敗感。出羽三山神社（羽黑山）是我這次任務到達的地方之一，要到達鶴岡需要坐上來回15小時的火車接駁區間車。我花兩天時間才接受到我需要為了到達這座日本人眼中的「國寶」而捨棄到其他景點欣賞美景，吃當地的特產。在前往羽黑山的鐵路上，我遇上了一位坐我身旁的日本人姨姨，我跟她雞同鴨講愉快地渡過了三小時的時刻，她說我比她還需要應急食糧就把手上的黃色盒子餅乾送給我，成為了我在征途中莫大的陪伴。到達那天晚上已經11時多，感恩住宿與車站是步行距離，第二天也可以早早出發。本着

「一生人只會來一次」的心情，走上黑羽山上觀察了日本人如何「朝聖」之後我便回想起我這一路上的失落原來是對未知的恐懼，未知自己會否做了錯的決定；未知自己是否身處安全位置；未知自己能否準時到達兩天後的集合位置？



（攝於函館市，重遇了征途日本2024流浪時認識的民宿老闆。）

四天的流浪之旅結束在新札幌車站，前一晚我已經順利到達北海道的函館住了一晚。重遇上年流浪時住過的民宿老闆，給了我跟上年一樣熱情的大擁抱，介紹了我和不約而同相住在同一所民宿的流浪者（Gordon）吃了頓豐富又美味的漢堡包餐，安樂滿足，希望他在函館的生活一樣安好。第二天便早早出發了去集合地點，看到一個個熟悉的臉孔感覺很好，坐上私家車上不用為明天的交通憂慮感覺很好。

湧別恩典教會跟上年離開時的模樣，多了人生活的痕跡，是金牧師一家過往一年所住的家，是主日聚會的教會，也是人在危難時的避難所。我們一行二十多人為教會除了草，修了路，補了牆身的油漆，搬了冬天備用的木材等等一些非常繁瑣的事務。這三天的工作，不時聽到「要是牧師一個人做，必定花上許久的時間」，這令我反思了很多。原來金牧師在經歷信仰的時候，不單止反映在會眾身上，有時候是教會的硬件，有時是社區對於教會的態度。當金牧師是為到三幾個搬到遠郊的青年人叫他們可以有穩定的教會生活而搬到這裡，願上帝恩典大大的臨到湧別教會，可以成為更多日本人的祝福。



（攝於室蘭市伊紀海灘。）

離開北海道北部的湧別，又坐了半日車到了北海道的南邊，到了一座「一人教會」蛇田福音基督教會。馬場弟兄是教會自妻子過身後十三年間的唯一一名會友，堅持每週日成為崇拜的主禮、招待和奉獻等司職。我始終無法用輕省的心去看馬場弟兄所做的一切，這是創傷，是堅持，也是信仰。無論洞爺湖附近的火山會否再爆發，「一人教會」會否維持一人，與他的對話中仍能聽出他對堅持信仰的火熱和盼望。馬場先生如是，金牧師如是，我親身經歷到信仰是如何在困境中堅持對神的信心，一日一日活出屬神的路。

在征途中的某一個對話提醒我走在信仰的路上如果「一. 在做的事情感到開心雀躍，二. 每步都感受到上帝的開路，三. 身邊的朋友都支持自己在做的事情」這就是上帝的祝福。我非常慶幸自己在征途中擁有一班經常互相打鬧，在我被蜜蜂叮的時候用笑話陪伴我，又買雪糕安撫我心情的朋友們，希望在成長路上能互相勉勵。

放下自己

征途日本2025 — 大專生成長之旅

曾子渝 長老堂

一年容易又征途，今次的行程與上次類近，得着、體會卻截然不同。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16:24）

這是我今次的課題，而我相信這也是上帝給我的一課。

先是放下自己的慾望。「稀少性Scarcity = 無窮慾望Unlimited Wants + 有限資源Limited Resources」。眼花撩亂的景點，琳琅滿目的美食；四日三夜，¥18,000的流浪。切實體會了時間的有限、資源的有限。我要放下自己的「想要」。也提醒了我，要遠離物質的依賴，好親近上帝。放下自己，成為聖潔 — 這是第一課。

然後是放下自己的所想所求。再次踏上征途，有很多期望，也不斷祈求自己可以有所得着、有所經歷，只想今次的征途會是「值得」。在一味為自己祈求的同時，往往忘卻了為神的國度祈求，又忽略了神的安排。聚在一起的第一個晚上，整理過去四日的高山低谷、喜怒哀樂的時候才驚覺，就算這次流浪未如預期般理想，也很值得，很好。我祈求有自己一個獨處、安靜、面對自己的時候，但有一班夥伴在遠處一起分享開心的瞬間，又何不是一件樂事。我祈求可以慢慢行，慢慢驚歎上帝創造的偉大，但在大雨中疾走，自己為自己打氣，又豈不是一件美事。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 — 這是第二課。

放下自己很難。我有勇氣像彼得放下自己擁有的一切，不問生計跟隨耶穌嗎？我有堅定如耶穌吩咐文士讓死人去埋葬死人嗎？然而跟隨耶穌後，放下自己不難，上帝會挪去我自己。

再是跟隨耶穌。上完兩課之後，又遇上兩位跟隨耶穌的前輩。

湧別恩典教會，北海道一個小鄉鎮唯一的教會。那裏金牧師致力在生活當中傳揚福音，他將生活獻與上帝。當我們努力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平衡，尋找MeTime的同時，金牧師願意將自己的MeTime獻給上帝，用來傳揚福音。他參加社區服務，為了那裏的人知道這地方有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他擔起兒子學校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為了可以在公眾面前短講略提福音。然而，一年後再回到去湧別教會，對比香港，對比韓國（金牧師是韓國人漂洋到日本事奉），金牧師的努力與收穫顯而易見不成正比。在日本傳福音很難，在湧別傳福音更難。湧別九成居民是佛教徒，這事實使人無奈，使人無力。至於為什麼他仍然耕耘，相信也只能憑着信心，相信上帝會使用。

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洞爺湖一間只剩下一名會友的教會。馬場弟兄是已逝牧師的丈夫。在妻子去世後，他至今仍堅持崇拜。13年間教會從本身已不多的寥寥數人，現只剩下他一人。13年間不會悲傷嗎？不會寂寞嗎？至少我不相信。只要他是愛他的妻子，沒有他妻子的崇拜，無疑是他妻子過身的二次傷害。身旁放着24張空椅，怎能從不覺孤單。但是他仍然願意堅守。一來這不但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另一位住在老人院無力參加崇拜的會友，再者也是因為他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



（攝於洞爺湖町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偶然發現車下有一隻小貓。）

尋，未尋見？

林芷欣 基灣堂

再次來到這個看似熟悉但陌生的旅途，身份和感受可說是截然不同。這次「征途」開始前的不安並不是害怕自己在異地遇到意外的不安，而是擔心自己安排的流浪地點能否為新團友們帶來深刻體驗。慶幸在聽完各位分享以後，知道他們雖遇到地理或是時間上的各種阻攔，但就是這種不順利，才能讓大家有獨特且難忘的經歷，深知這都是上帝的安排和帶領。

在出發前和出發後曾經想過，自己的日語能力是否成為了體驗日本流浪的一個阻礙？因為可以與當地人溝通，所以並沒有能被當作外國人般熱情招待的體驗。自己怕生的性格，令自己即使懂得日語，也不敢亦不知道該如何向日本人搭話，又錯失了一個經歷的機會。

「有什麼攔阻你繼續前進呢？」被問到以後反覆思考，明明答案應已呼之欲出，但腦袋中卻沒有答案，亦也許是不想承認。



（攝於那須町茶白岳。）

不知為何，身在香港這個不受天災影響的「福地」，卻不時會關注日本地震和海嘯的消息。但究竟為何有些日本人在災難過後仍會選擇留在家鄉，不移到更安全的縣市去居住？流浪期間參觀了石卷市的門脇小學遺址，見識到人類面對自然災害的無力感，但並沒有找得到答案。

回到湧別恩典教會，再次協助金牧師及其家人整修教會及派單張。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兩天的勞動，但對獨自一人打理教會的金牧師來說，也許需要數倍或更長的時間。看着金牧師與其家人笑容滿面地歡送我們離開，心裏慶幸能再次來到這裏服侍。願上帝繼續賜力量予金牧師，令多年未有福音的湧別可以再次滿佈上帝的恩典。

帶著兩個問題來到第七日，探訪位於洞爺湖町的一人教會—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教會門前的聚會時間表，只剩下週日崇拜沒有被塗去。13年來獨自一人擔任崇拜所有事奉崗位的馬場弟兄，堅守自己的信仰，靠着與上帝的連繫，看守着祂的教會。這種把全身心交託給上帝的信心，是基督徒都應學習的。

第二天馬場弟兄擔任火山導遊，帶領我們參觀火山噴發的遺址，才知道那裡的導賞設施是他與同伴花幾年時間一手一腳設置的，心裡除了驚訝，還有佩服。平常負責翻譯的EDWIN宣教士當日另有要事不能在場，唯一能以日語交流的我臨時充當了即時翻譯。起行前還不斷懷疑自己能否流暢地轉達各人的說話，但靠著上帝的幫助也能成功翻譯到大部分的意思。邊翻譯邊看著火山水蒸氣噴發後的痕跡，再次見識到大自然的威力：昔日熱鬧的攤檔、車來人往的街道、整座農業工場和住屋，都在幾日的噴發之下變得面目全非，再也不能居住。

但在準備到下一個位置之際，發現同行的迪迪突然被蜜蜂針螫傷。在急救一番以後，我們決定中止火山的行程，送她到醫院檢查。但對我來說又是一個大挑戰了：醫院即時翻譯。幸好馬場弟兄幫忙跟醫院的前台人員解釋了情況。在聽到醫生說沒有大礙的時候，頓時鬆了一口氣。向迪迪解釋以後，她問道：「可唔可以幫我再問多次我今晚可唔可以去浸溫泉？」聽到醫生回答可以照平常生活=可以浸溫泉的時候，迪迪整個人立即精神起來，大聲歡呼。整個診療室的人見到都笑了。回到教會，才知道以淳與開揚特地跑了十幾分鐘到便利店買了零食給我們，慶幸上年認識了這群好同伴。在此也感謝以淳在翌日補位去幫忙翻譯，令我這個用盡社交能量的內向人可以好好自摺休息（笑）。



（攝於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曾參與征途日本2024的五位流浪者與陽光合照。）

處於人生的哪個階段，都會有感到空虛的時候，煩擾的事也非常多。但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填補這種空虛，就是讓上帝進去，依靠祂。

「有什麼攔阻你繼續前進呢？」這個時候，我也許會答是「自己」。希望再過一年大學畢業（順利的話）以後，這個答案會有所不同。一年的時間說快不快，說慢不慢。這次的征途也讓我重新認識自己並思考未來的路，但相信上帝自有祂的安排。

Self-emptying

覃開揚 葵涌全完堂

當代香港人的日常，是繁忙工作與消費式娛樂。生活在這時代的我們總是被俗世牽着走，心思意念都被充滿，忘記了留下空間與神連繫。「放下」，成為了我們基督徒迫在眉睫的課題。

在北海道，我分別在兩間教會遇到兩位獻身信仰的基督徒，親身展示了何為「放下」。湧別恩典教會是當地百年教會空窗期以來第一間教會，而復興教會的是來自韓國的金牧師。金牧師原先是在札幌負責大學的傳道工作，有着理想的薪金和待遇，但他放下了這些，走到偏遠的湧別，從零開始建立教會。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十多年來只有一人獨自堅守教會，從教會維護、資金營運到崇拜事務都是由馬場弟兄一手包辦。當問到為何他能忍受苦難獨力持守信仰時，他說：「上半生我為自己而活，但我50歲時決定把自己放下，下半生就交給主，為祂而活。」

「放下」到底是甚麼？它並不是放棄或失去，或許「虛己」（self-emptying）是更形象化的表達。人是有限的容器，被私欲和世俗充滿得多，能察覺主的空間便少；若把個人渴望淡化，倒空自己為虛，主與人的連繫便能愈顯清晰。金牧師和馬場弟兄用奉獻予主的人生展示了真實的「虛己」，那是把生命交予主引領的信心，是苦難中得享的平安，是腓立比書在現世的重現。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時常察驗內心，不單止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更要學會放下自己，才能背起十架，成為基督的跟從者。

傍晚問了馬場弟兄「在信教前與信教後對這個大自然的看法」與「為何日本人在災難過後仍會選擇留在家鄉」兩個問題。他回答他在信教前就已經覺得有一個造物主去創造這個世界，可以是神、佛、靈體、或任何東西。但在遇到上帝後，才知道祂就是那一位造物主。而關於第二個問題，他認為那裡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已經紮根在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即係生命受到威脅，也不會離開。

最後以參與蛇田教會的週日崇拜作為這次征途的收尾。13年來只有一人崇拜的教會，久違地進行了滿載歌聲，充滿生氣的崇拜。「人活着有什麼益處？」EDWIN 宣教士的講道中提到，無論我們

征途之我見

黃震光 灣仔堂

這個日本之旅無論在開始前或後都非常，非常，非常神秘，領隊並沒有提供任何確實的資訊，我們只知道必須在東京集合，為征途二字披上了擔心和緊張。

到達日本後，四日三夜的流浪之旅馬上開始，我抽中了「宮崎縣的鳴子峽」作為任務地點，帶上¥18,000便啟程了。由於沒有信用卡的關係，現金成為我預訂酒店的唯一方法，過程比想像中困難，衣食住行亦都要謹慎計算，否則會面臨「瞓街」的風險，曾經也為了節省¥1,300，果斷放棄搭巴士，選擇花2小時行山。亦體驗到每天打開地圖計劃路線的各種「未知」，例如不清楚交通的額外使費，其他城市的習慣等，有一次晚上去到仙台，才發現那一區的餐廳七點已經打烊，便利店也不是開二十四小時等等，未知也成就了這次特別的流浪，我認為一生之中也應體驗一次，至少趁着年輕闖一闖。

之後大家在北海道的札幌會合，亦在途中識到許多新朋友，往後的日子我們去了兩間教會，又認識到Edwin弟兄、金牧師、馬場先生等等。深刻的片段數之不盡，見到金牧師一家三口重啟教會，馬場先生也維持了自己一個人的崇拜13年，許多畫面都令我感動涕泣。雖然明白信仰是沒有比較的，但是聽完他們的事蹟，我覺得自己不如他人，十分敬佩他們在遇着種種困難也堅持到底的精神，希望金牧師能在來年成功復辦崇拜，馬場先生也完成自己心願，「雪壓枝頭低，雖低不著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

對我來說這次的征途完全不夠，大家都帶着各種不捨分別。這段日子非常適合反思自己的信仰，各種的經歷和人事也有助沉澱自己，亦啟發了我對信仰的追求，期盼見到大家參與。



（攝於前往札幌市的火車上。）



（攝於湧別町五鹿山公園露營場，大家吃飽早餐，準備出發！）



（攝於湧別町五鹿山公園露營場，分享流浪體會。）

征途日本2025

朱諾熙 灣仔堂

This was my first time attending the Japan journey programme, and throughout these ten days I've met many new faces from churches all around Hong Kong, and experienced countless unforgettable moments alongside these new friends. From exploring the streets of Japan, to enjoying the beautiful scenery, as well as doing service for local churches,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long-winded ten-day trip pass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

Being kept in the dark about the agenda of the trip until the first day had me sceptical of the experience ahead, but I was severely proven wrong. The tight budget of ¥18,000 (~HKD\$900) for food and shelter was one of the first bigger obstacles that I found myself worrying about, and although I ultimately still went over-budget I thought that if there was a next time I could definitely do it with the given amount. Being assigned two specific locations to reach also meant that a lot of planning during my wandering around Japan was required, which I surprisingly found enjoyable. People were kind and always made sure that I felt welcomed, giving it their all when helping me with directions. As someone who has never gone on trips alone, I found myself fully enjoying backpacking around Japan. Solely wandering around different areas and cities made every day a unique journey, even if most hours of travelling was sleeping on the train. I was thankful for quite a smooth experience for the first four days of wandering in Japan.

Then came the days in Hokkaido, where I got to work and socialise with the other participants of the trip. In the following six days, we visited two small local churches. At the Yubetsu Megumi Church (湧別恩典教會), we helped Kim Sensei and his family with some cleaning up around the church and handed out pamphlets, hoping to revitalise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the area. Next was the Abutafukuin Christ Church (虻田福音基督教會), where a man, Toshi San, tends to a church all by himself every day. Every Sunday, he holds a worship service with himself as the only attendee, and has done so for the last 13 years. The story he shared behind his motivation and everlasting love for God and the Church emotionally moved us all, and proves to us the commitment a person can give when we have truly found passion. Witnessing and hearing of the stories behind both Churches has made me deeply reflect on my own connection and commitment to worshipping.

On top of this, there were many more enjoyable moments with everyone from the trip, including the meals we had, the relaxing onsen moments, the gorgeous places we visited and the many conversations we had every day. Having the privilege to be part of this journey with all these wonderful people was truly a blessing that I will always be thankful for.



(攝於流浪時住宿的招待所。)



(攝於湧別町五鹿山公園露營場。)

日本征途

黃禮謙 元朗堂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征途」，也是在教會二十二年來首次主動參與跨堂會的青年活動。這次的目的地是日本，雖然是我第二次來到這裡，但對日本依然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在這九天的旅程中，我最大的領悟就是上帝的陪伴與同行。

『上半場』～迷羊～

第一天在東京與其他弟兄姊妹會合，大家就立刻以抽籤形式被分派到日本東北部的不同地區（四日三夜），我們只有18,000円去飲食住，當我以為會向北進發時，我的目的地是鎌倉，在出發前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計劃東京向北出發的行程，但全都行不通了。但最後上帝的安排讓我可以去到發現其實這個地方十分漂亮。

第二天早上，去了鎌倉海邊靈修然後就起行北上去函館，人生路不熟從鎌倉去函館路途中差點走車，但好在順利到達。民宿老闆很熱情，一去到就向我介紹函館一定要去的餐館，最後在夜晚夜遊函館。

第三天，天氣開始轉差，去大沼國定公園，但全程有太陽，行幾條步行徑後就返回函館。然後行了上函館山，但好景不長，一行上函館山就發現越來越大霧，伸手不見五指那種。回到民宿，發現其中一位同行者（何思迪）都在民宿，感覺到好神奇。

第四天早上，從函館去到新札幌與其他同行者會合，這四日我共花了17976円。

這幾日經歷了自己與上帝的對話，加上種種巧合而被安排的經歷，深深體會到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排。

『下半場』～同在主家內～

我們首先前往湧別，這是一個連鐵路都沒有的地方，並在由韓國金牧師帶領的湧別恩典教會服務。在教會裡，我們首先了解到金牧師為何會在這個地方建立教會，原來是為了一位失散的弟兄而放下在札幌的教會，來到湧別建立新的教會。其後，我們幫忙清理雜草、搬運木頭，並為牆壁上油。在整理樹枝時，金牧師交託給我一個任務：將一小塊泥地變回35年前的石頭路。在清理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金牧師一家人來到湧別，除了傳揚福音的訊息，還要建立和整理教會的辛苦。看到他和家人在這裡為上帝努力，讓我深刻感受到上帝工作的美好。

接著，我們探訪了位於洞爺湖的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幫忙派發福音單張。這間教會由馬場弟兄獨自維持了13年。聽到他的故事讓我感動不已，甚至流下了淚水。在最近的一個星期的程序表報告中，都會寫上出席崇拜的人數為一人，完全無法想像馬場弟兄在這13年間每一個星期打開程序表的心情是如何。另一日，在教會裡，我們為馬場弟兄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晚餐後，我們聽了馬場弟兄的分享，了解他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慌，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加強你，必幫助你，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以賽亞書 41:10
～阿門～



（攝於鎌倉市由比濱海水浴場。）



（攝於函館市大沼國定公園。）

踏上未知的旅途，回望全是祝福和恩典

潘緯晴 基道堂

帶着矇矓出發、集合，沒太多想法也想不到什麼，但由抽到流浪任務地點那一刻，我知道——神將透過這次旅程對我說話。

流浪任務地點是「羊之丘的克拉克博士銅像」和「石之教會內村鑑三記念堂」，地點背後承載着跟隨基督的兩個生命，他們為神離開故土踏上征途（下略二人故事），在路途上以自己的生命影響生命，領人歸主改變國家。他們的故事讓我思考跟隨基督的生命何嘗不是帶着信心深信神總會看顧和帶領，踏上自己未知的旅途。

數日流浪後，我們在北海道集合，前往湧別恩典教會，金牧師一家在過去一年在湧別這個鄉鎮重啟教會，單單因為上帝讓他看見又顧念此處的幾隻迷羊，看着金牧師一家，心裏想着「如果是耶穌的話，他一定也會這麼做的」。湧別恩典教會的建立滿有上帝的恩典，能夠與生命同行亦得來不易，也唯靠上帝的恩典。

之後我們到了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教會只有馬場弟兄一人維持，每週崇拜也只有他一人。當知道這間教會的背景時，我會覺得馬場弟兄這十多年來過得很沉重。過去無法改變，傷痛或許依然存在。但馬場弟兄分享到：沒有弟兄姊妹傾訴有時也很孤獨，但與耶穌傾訴，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馬場弟兄的故事讓我看見生命面對種種跌宕、裂縫、無力，唯靠主我們得着盼望和力量。

感恩一路上神使用不同的生命向我說話，激勵我，提醒我。



（攝於北見市佐呂間湖龍宮街道，在自由的大海面前盡情跳躍！）



（攝於札幌市OMF北海道事務所，聖靈如風把福音吹進這片旭日大地。）



（攝於札幌市羊之丘觀景台。）

我來、我見、我○○

林榮淪 梁發紀念禮拜堂

我來那須、豬苗代，流浪；來北海道湧別、洞爺，探訪與服侍。或許是抱着「來都來了」的心態，我也做了許多平時不會做的事：為了省車費步行三小時上山；在酷熱天氣中從事高強度勞動；學習克服對昆蟲的恐懼；放下對乾淨舒適生活的執著；在旅途中學會接受更多隨機變數。這，就是我「來」的征途經歷。

在這些日子裡，我見上主創造奇妙可畏：有壯麗的景色、美味的食物、美好的飲品；雖有許多貌似恐怖的昆蟲，但相處之後，發現也沒那麼可怕。我也見到眾人如何在主裡活出豐盛生命，何謂「如同雲彩的見證人」；看見大家彼此扶持、互相幫助，同心合意為主作工，在患難中仍能喜樂；也看見現今世代中，仍有一群熱心為主的年輕人，實在令人鼓舞。我見到：湧別的金牧師，為了一個靈魂甘願多走一里路，開荒吃苦，火熱建立教會；蛇田的馬場弟兄，對信仰堅持不懈——十三年來雖然獨自聚會，仍一絲不苟地打理教會與週刊設計，令人敬佩，值得學習。這些生命的見證，使我聯想起聖經中不同的人 and 事，對許多教導與故事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感動。而最後，我也「見」自己的能耐，多認識自己一點，並學會多接受一些改變。這，就是我在征途中所「見」的事。



（攝於登別市地獄谷。）

我「回應」——來到他們當中，看見他們的需要，我們便回應。這樣的回應，可能是身體力行的服侍：在人手充裕時，協助預備工作；在需要關心安慰時，給予團契的力量；將他們的事工放在心上，為他們代禱。這些，都是當下或未來可以作出的「回應」。

我「降服」——旅途中總會遇到許多不合己意的事。我學會放下偏執、面對恐懼，還有對年紀、學歷、能力的種種看法；回到初心，看見哪裡有需要就去幫忙；若大家都不願意做的，就自己代勞。正因基督的緣故，才会有「若有人要為大，就必作眾人的用人」的心志，也才懂得真正的「降服」。

我「擺上」——最後我將主權交托在上主手中，感恩祂讓我有這許多經歷。求主使用這些經歷，使我靈命長進，看見祂的心意，來更好地事奉祂。

誠心所願。

探索裏看見神

何睿謙 灣仔堂

「我抬頭，是你親手令我到青草地去，繫我在豐盛恩惠，使我靈魂甦醒」【編者按：出自原始和聲成員李漫婷的作品《一生的恩惠》】我在這段旅程期間不斷不斷地經歷住這句詩歌入邊所講那隻羊。

旅程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前四天，我們十數名大專生分散在日本各地，從東京出發，經歷了四日三夜的流浪，最終抵達北海道的札幌。這段旅程的經費僅有18,000日圓和一張JR pass。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放下平時旅行的「玩樂」，專注於更深層的體會。

在流浪的路上，孤身一人、沒有熟悉的聲音，卻有風吹過山林的聲音，鳥叫聲與鐵道交會的寧靜，想起《詩篇》裡所說的「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在這段旅途上，網絡的限制令我與外界的聯繫變得相對薄弱。在每個checkpoint之間的長途跋涉中，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獨處，讓我得以反思自己的內心和信仰。每一次的孤獨與安靜，都是一次與主更親密的連結，讓我學會了珍惜這份靜與恩典。

流浪結束後，我們在札幌會合，再一同前往北海道北部的湧別町。湧別恩典教會的韓籍宣教士金牧師與家人，一磚一瓦建立教會，只為讓曾在信仰中堅持的肢體不再孤軍作戰。聽他分享因肢體無法聚會令金牧師心痛自責，最終決定全家移居湧別建立教會的故事。在都市裡，也許有九十九隻羊，資源豐富，聚會熱鬧，但湧別，只剩下那「一隻羊」——一位肢體，在旁人看來，也許這不值得——但金牧師就像那位好牧人，毫不猶豫地走進曠野，找那一隻羊。

我們在該教會分組服侍：修路、剪草、劈柴、拾枝、鬆油。我被分派過執拾樹枝的工作。以第一人稱經歷金牧師與他的家人每天的工作。

晚上的溫泉雖然舒適，但我幾乎累癱在地。那是一種甘心樂意的疲累，我知道今天的勞苦不是白費，而是為主所用。

旅程的後半，我們來到洞爺湖町。這是一個樸素的小鎮。但在那裡，我們遇見了這趟旅程中最安靜、卻最響亮的見證。蛇田福音基督教會——一間看似普通的小教會，如今只剩下一位長者守著。這位長者，就是馬場先生。他不是牧者，也不是宣教士，而只是一位普通的信徒——但他卻以一己之力，維持著教會整整十三年。然而，他卻沒有停止聚會。每一個主日清晨，他仍會打開教會的門，打掃、預備、坐下，然後開始敬拜與禱告。我哋問佢：「自己一個維持成間教會唔會好悶咩？」，但他說：「我仍可以與耶穌聊天。」我從未諗過，咁「孤單」嘅信仰，竟然如此有力量。

我們一行二十多人忽然填滿了整個教堂，嗰個禮拜天亦都係蛇田福音基督教會喺13年以來第一次敬拜有司琴，馬場先生欣慰地望著大家，眼裡閃著光。那是一種期待已久的重現——人聲、詩歌、青年、禱告……但他並不強求你留下。他的信仰不是靠人堅持下去的，而是他與神之間堅不可摧的關係。我想，他不是等待人，而是在等候神。

教會的本質從來不是規模、活動、裝潢，而是一群忠心的人。哪怕只剩一人，主仍然在其中；哪怕無人看見，神仍然記念。

「征途」表面上好似係好有目標有方向嘅旅程，但係過程入邊卻充滿不確定性，和隨遇而安嘅旅行，喺無盡嘅未知裏探索自我，追求成長上某個目標。



(攝於蛇田福音基督教會最後一晚的分享會。)



(攝於最後一天前往新千歲空港的路途上。)



出版：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大專事工
地址：香港九龍太子道西191號馬禮遜紀念會所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版權所有